



走过青春

《老槐树与山丹丹》的回响

——与知青代表走入军营回忆

冯军

1975年深秋,兰州军区陕北甘肃边境一所空军雷达站,通过志丹县知青办、县团委,邀请当年延安知青先进典型张小建赴军营作报告,县上指定当时任团委宣传干事的我去联络陪同。我和张小建是同窗好友,又同在志丹向阳沟插队数年,算是故交。部队邀请知青去军营作报告,实属罕见。

我了解其中缘由。1973年暮春,我刚调入志丹县委通讯组不久,去向阳沟下乡时曾偶遇一位《解放军文艺》老记者采访张小建和落户山村的老红军刘明文。因爱好和职业习惯,我就与这位记者攀谈起来。得知老记者不远千里从北京赶来,就是想从先进知青代表和老红军落户山村的题材里,撰写一篇报告文学。我欣喜地介绍了自己知晓的情况——刘明文,江西吉安人,曾任连队司务长,跟随毛主席的部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涉大江冲险滩。到达陕北后因身体原因,落户保安县向阳沟村,建设边区,继承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向乡亲和知青讲述革命英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刘老不回富裕家乡,坚守老区农村,被称为宝塔山下周河岸边“不老松”。张小建,北京知青先进代表,他的事迹见诸报刊。

第二年山丹丹绽放陕北山川时节,老记者的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文艺》8月号发表了,题目是《老槐树与山丹丹》,“老槐树”象征老一辈革命者刘明文,“山丹丹”代表新一代优秀知青张小建。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把这篇文章录制成配乐朗诵。那年秋季,我在志丹县中学操场上亲耳听到这首配乐朗

诵,深情的咏诵,配着高亢的信天游,十分打动人心。瑟瑟秋风中,操场上的少年学子伸颈侧目,大家一起聆听的那一刻,我眼眶湿润了。

没想到,这篇文章在军营中反响很大。兰州军区大山里的一座雷达站从志丹县委大院拉生活供水的时候,得知了张小建本人就在向阳沟。县知青办主任谷老不顾年迈,下乡三十里,在周河川秋收地里寻找张小建,促成了这次“报告之行”。

1975年11月初,我和张小建坐雷达站的拉水车出发,车在苍茫群山中北行,朔风阵阵,寒意袭来,陕北山川沟壑已显“水瘦山寒”,只有阳坡上偶见枫叶火红,凸显大西北的风骨。

经过近两小时的翻山越岭,我们终于在一个公路岔口的高原上看到了高耸的雷达站。当拉水车沿盘山公路爬坡驶入营区大门口时,晚霞染红天际沐浴着军营。我们望着前排营房,一座座机房,天线林立,雷达旋转,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营教导员,他举手敬礼时,我和小建还有些不适应,上前握手互致问候,心中才踏实温暖。

此时正赶上饭点,我们和官兵一同在大厅用晚餐,吃的是小米饭大馒头,白菜青椒炒肉片,饭菜比知青点好。餐后即刻收拾,大厅变成会场,报告会开始。近30名士兵入场列队坐下,规范有序,令人眼前一亮。

雷达站站长简单介绍了张小建,介绍了《老槐树与山丹丹》在部队营区的反响,感谢张小建来到深山营区为大家作报告,感谢延安父老乡亲对北京知青的大力支持。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张小建开始作报告,他讲到了离京插队的时刻、延安父老乡亲手把手教他们生产

生活的情景、老红军刘明文的故事、开凿修通千米水渠、槐树庄滩筑坝战洪水等种种经历,也讲到了隆冬河川滑冰、打麦场上捉兔子、担任志丹少年足球教练被称为“志丹少年足球之父”的种种趣闻,引来全场阵阵掌声。有战士提问:“你们从北京来到深山沟有没有后悔?有没有觉得浪费了青春?”小建回答:“我们没有赶上革命战争年代,却有幸赶上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应该为开发大西北、建设新农村多作贡献。现在陕北农村确实艰苦,但看看身边吃苦耐劳、淳朴憨厚的乡亲们,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能与老区人民一起,像当年大生产一样奋斗,每天都建设新延安,我们感到幸福,感到青春在闪光!”

倾情的讲述,迎来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战士们表示,一定向老区人民、向北京知青学习,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握紧手中钢枪,扎根深山边防,操好电波雷达,保卫好祖国的蓝天和人民安宁。

我看着身边这些十八九岁的战士,他们不正是与我们一样,为保卫祖国,远离家乡、扎根深山,脚踏黄土、心系祖国。大西北深山中的解放军官兵,继承发扬了延安老红军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是黄土地上绽放的山丹丹。

报告完毕已是子夜,《我是一个兵》军歌后,熄灯号响起。几座机房窗口灯光仍频频闪亮,山顶上的雷达缓缓转动,夜间值班班又开始了。我透过营窗,看到了哨兵在换岗,钢枪在星辰夜色下闪光。我无比感动,这山巅转动的雷达,这源源不断的电波,把这份黄土情深情传遍祖国。

怀念王书记

李连科

大队领导都想到了。

进一步了解王书记是在三个月后的知青分灶事情中。我们三个同学搬到他家,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年他38岁,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加上我们3个人,全家10口人,他媳妇平时负责为我们做饭。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也没挨过饿。一直到第二年秋天,他把我送进工厂参加工作。

那时,我们在一个窑院住着,在一个锅里吃饭。一有时间,我们就盘腿坐在土炕上闲聊。我给他讲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给我们讲村里的故事,教我们下地干农活的技巧和注意事项。我们一起劳动,一起出工参加生产。在他的帮助下,没多久,我俨然成为一名大队社员,也逐渐习惯了农耕生活,得到了社员们的认可,并成了我们村第一个挣10分工分和第一批参加工作的知青。

1978年,我离开了陕北。在随后的三十多年中,由于忙于工作,一直没有回去看看。但心里始终惦记着王书记一家人,惦记着乡亲们。2010年退休后,我迫切地想回去看看他们。我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连续三年回陕北看望他老人家,看望那些乡亲们。

2012年回去的时候,老人家虽已8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县城扩城占据了我们的村,社员都搬进了楼房,吃上了商品粮,可老人家仍保持农民本色,在我们居住的山上窑院里种了很多蔬菜,吃不完就拿到集市上去卖。

2013年,我召集曾经一同插队的10名知青回村看望乡亲们,王书记一家做了一顿丰盛的菜肴招待我们。豆包、炸油糕、摊黄儿,这些在当时都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陕北特色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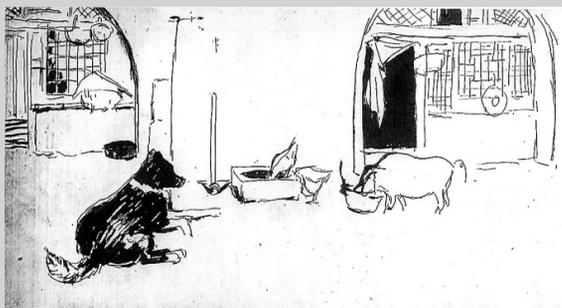
再到2014年,我又一次回到村里,与老人再次相见。可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为永别。

2019年,我第四次回村。这次回去,主要任务就是给王书记扫墓。想着以往的点点滴滴,大叔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让我不禁潸然……

临别之前,我又一次上山看了我们昔日住的窑院。院子还在,窑洞还在。站在窑院中,我仿佛又听到下工后小院的欢声笑语。大妈在做饭,我们几个在洗漱。似乎又听到午睡后,大叔召唤我的声音:“连科,上工了。”那声音,犹在耳畔……



邢仪眼中的陕北



● 窑院里的牲畜



● 提着篮子等待分菜的孩子们



● 过小溪上山锄地

每年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一个人。他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但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是我人生路上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我一直尊称他为大叔。我在回忆插队的文章里多次提到他,他就是我们大队书记王明德。每每想到他,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情同父子,一起度过了一段最难忘的光阴。

1969年,我们来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我被分配到富县北教场村,这个村自然地理条件相当好,紧邻县城,有一大片川地,种着麦子,还有几十亩水田。

身为大队干部,王书记带领大家一边办砖厂,一边种瓜果蔬菜,脱贫致富。

王书记没念过几天书,文化底子薄,但他始终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我们村一直是全县的标杆村,这和他多年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北京知青,大队部腾出一间房作为知青灶房,并请了一位老炊事员给我们做饭,还把全队最好的一块地分给我们知青作为自留地,并请社员教我们种菜。凡是当时能想到的,

抱怨生活的艰辛,快乐面对生活,常常教育孩子们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我爱人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后被派往外村当民工,搞农田建设。因为他当时还算有点文化,去后就当上了300多人的管理员,这在当时很不错的。1979年恢复高考,婆婆捎话让他回家复习备考,他我心里抵触不想参加这次考试。婆婆怎么也等不回来人,索性让公公把爱人的铺盖卷背了回来。这样的情况下,爱人才不得不回到家里复习备考。在复习阶段,婆婆为了让他安心学习,每次担水都是悄悄地一手拿担子,一手提水桶,蹑手蹑脚地走出院子,才能把手里的水桶担在肩上去挑水。经过紧张而忙碌的复习,爱人最终被一所省级中专录取,婆婆的五个儿女就这样先后都考上了大学或中专。一个偏远的山村五个子女都能走出山村,端上铁饭碗,这在整个乡镇和村子里也是独一无二的,婆婆一下子成了村里教育孩子的典范。

我和爱人结婚后,每次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婆婆总是把第一碗饭端给我爱人的爷爷奶奶先吃。她孝敬公婆,邻里和睦相处,在村里是有目共睹。由于我的工作在外地,两个孩子出生后,先后都送回了老家由婆婆抚养,婆婆既要劳动又要照顾孩子,当时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婆婆从来没有抱怨,任劳任怨,照顾我的孩子整整5年。婆婆常常说,我的大儿子在两岁左右的时候因为误吃了一粒止痛片,恰巧头上被蚊子叮了一下,当时头上起了个

婆婆也是妈

刘春丽

我的婆婆今年88岁啦,是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但她是个勤劳善良、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的人。她和公公共同养育了五个儿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困难的日子里,连同我爱人的爷爷奶奶一大家子人,生活艰难可想而知。但是婆婆克勤克俭,精打细算,锄刨担挑、饲养家畜、缝衣纳鞋,四季不闲。清贫的日子虽然艰难,但婆婆硬是扛过来了。

在大集体年代,由于当工人的公公常年在外,孩子们都在上学,家里缺少劳动力,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只有婆婆一个劳动力。秋季分粮大多都是在天快黑的时候开始,每次村里分粮到了最后才能轮到家属们。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也是最愁的是到了冬季年底分红,村里劳动力多的才能分红,而我们全家只有婆婆一个劳动力,不仅分不到红利,还要给队里交口粮钱。这是最艰难的时期,婆婆在分红的前两三个月就纠结上了,开上三四个人的口才能把这件事情落到实处,这个时候婆婆才踏实了。在生产队,这样的事情年年都重复着,但是再艰难的生活也没有压垮婆婆。婆婆还是村子里的好裁缝,也乐于帮助别人,每天劳动了一天,利用晚上的时间帮村里的老人和小孩缝制衣服,村里遇到有结婚嫁娶的,婆婆都会给帮忙做婚嫁衣物,我和爱人结婚时穿的内裤都是婆婆做的。这样一来,婆婆在村里和人家置换口粮钱也相对好一些。

就这样艰难,争强好胜的婆婆也从不

包,婆婆一看误以为是吃药所导致,她立即把我儿子背上走到了10里以外的镇医院,经过医生观察诊断后确定孩子平安无事,婆婆才放心地又背着孩子走了10里多的路程返回家中。小儿子在3岁多的时候,一天中午她劳动回来哪里也找不到孩子,当她反复在院子里找时,看到小儿子在院子旁边一堆准备箍窑用的石头堆里睡着了。此刻婆婆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哽咽地对我小儿子说:“奶奶以后就是不种地也要照顾你好你。”从此以后,婆婆说她把重心都放在照顾孩子上,种地能种多少顶多少。婆婆每次给我说的时候都是泪流满面,我也是含着泪水听着婆婆的讲述,除了感动更多的是感激。

随着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工作也调回到了延安,这样才从老家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1992年,我们在红化买了一套房90多平方米的楼房,第一时间把公婆从老家接到了城里,搬到了我们买的楼房里居住,一起上来的还有我爱人的奶奶。婆婆进城后,又承担起了照顾我爱人弟弟的小孩的责任,还要照顾我爱人的奶奶。她尽心尽力,无微不至地伺候着,直到奶奶99岁高龄去世。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学校就在婆婆居住的附近。她又不辞劳苦地承担起了我两个儿子的吃饭和住宿,一直到孩子初高中毕业。

2013年,弟弟在虎头园买了一套楼

房,婆婆决定搬到虎头园住弟弟的房子。我们当时和婆婆一起住在了枣园卫生监督所的家属楼内。我再三挽留,婆婆说,她已经和我们住了十几年了,她想住弟弟的房子了,尽管我知道这是婆婆在搞平衡,但我还是恋恋不舍。几年后,婆婆和公公因为身体原因,我和爱人又搬到了虎头园和他们住在一起方便照顾。今年1月15日,陪伴婆婆一生的96岁公公因病去世了,这样一下子,家里冷清了许多,坚强的婆婆也因公公的去世和本身多年的旧病复发双重的打击下病倒了。

6月底,婆婆的病情再次加重,在宝鸡工作的大孙子和远在德国留学的小孙子闻讯先后赶了回来。望着围在她身边的一大家子,婆婆的病又神奇般地好起来了,婆婆的外孙子开玩笑对她外婆说,还是要他大哥和弟弟回来了,他们一回来外婆的病就好了。一天晚上,我看到儿子给他奶奶把脚洗了,又扶着奶奶去卧室,开心地拉着话。我也凑热闹上床坐在了婆婆的身边拉着婆婆的手说:“妈,您的孙子们回来,看你高兴了。”婆婆说:“高兴了,你看孙子们一回来我的病就好了。”我说:“妈,我准备关于赞美您老人家的一篇文章,你高兴吧?”婆婆笑着说:“那挺好嘛。以前有个算命先生说我的命可好了。真的我的命可好了,我的两个儿媳妇自从结婚过门以来没有跟我红过脸。我的儿子,女儿,女婿,孙子们对我都特别孝顺,他们现在生活得也好,都在城市里生活。我的五个娃娃有

六个孙子孙女都好了。我可活好了,也可满足了。”第二天早饭后,在宝鸡工作的儿子和德国留学的侄儿要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和学校了。这时候婆婆还在睡觉,我爱人说你们俩走,不要叫醒你奶奶免得难受。但弟弟坚持要叫醒婆婆,他说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说着就叫醒了婆婆。这时候我儿子给他弟弟提议说:“咱俩给奶奶磕个头吧。”当他们跪在婆婆床前磕了3个响头后,婆婆哭了,儿子和侄儿哭了,在场的儿女们哭了,我和弟媳也哭了。

没有文化的婆婆,以她博大的胸怀和睿智的思维,超前的眼光,培养出5个有文化的优秀儿女们。婆婆的儿女们在这个大家庭的熏陶下,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固定的收入和美满的家庭,快乐幸福地生活在人们向往的城市里。婆婆晚年也是幸福的,儿孙们围绕在她身边无微不至地在照顾着她,孝敬着她。在婆婆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妇女的坚韧,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和朴实无华的优良传统。这样的婆婆应当得到儿孙们的孝敬和尊重。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说不完对婆婆的感激和感恩。感恩婆婆待我像女儿一样;感恩婆婆带大了我的俩孩子;感恩婆婆对这一大家族的辛勤付出。此时此刻,我想真诚地叫声妈:“您辛苦了!谢谢您在以后的日子里祝愿您老人家平安健康,开心快乐!”



时光